

紅玫瑰

紅玫瑰

李鴻梁 著



中華民國十四年九月一日出版

全書一冊
實價二角

紅 玫 瑰

版權所有

著作者 李 鴻 梁

發行者 黃 濟 惠

印刷者 梁 溪 圖 書 館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梁溪圖書館

分館 杭州 保佑坊

代發行所 各省各大書局

紅玫瑰序

不錯，

愛確是人生生命底源泉；一個人假使沒有了愛，那麼，他底存在不過和化石一樣地在空間占了個位置罷了：

這是很真確的話。然而正唯如此，愛是極不容易犧牲的。犧牲了自己底愛，去成全別人底愛，據我想，人世間也許未必有這一回事，如其這所謂愛，是真誠的專一的熱烈的愛。

愛是創造的，不是占據的，這句話也是很真確的。愛的創造，是兩個愛人間相互的創造。正如雕塑的藝術，各把對手當作核心，而從事於創造的工作。然而愛底雕塑，是無形的，自己創造，只能供自己底賞鑑；不比有形的雕塑藝，術品既成之後，不妨移轉於別的賞鑑家。所以愛，人只能獨有而不能共有。所謂獨有，好像和

占據無異，其實不是占據。因為這種無形的藝術品，一經被奪，創造作用便完全毀滅了。至於選定了唯一的核⼼，胸中構成了創造的圖樣，還是不會得到核⼼底許可而讓他從事工作的時候，似乎也不妨拋掉了而另選一個吧。但是凡被選定的核⼼，總是被認為最合宜而不能有二。所以這種不能有二的核⼼，要是彼奪，是愛的藝術家最難堪的事。犧牲了自己選定的唯一的核⼼，讓給別人去創造，所謂愛的藝術家，是不會有這樣的大度的。要是，便是一個超人。這就是愛的三角關係絕不容易解決的原因。因此，愛的三角關係中一種解決的方式，就是失戀者方面，最後往往出於自殺的一途。以自殺殉愛，而解決三角關係，這科行為底是非善惡功罪，我們既不是宗教家，又不是道德家，法律家，用不著作什麼無謂的判斷。我們既然避開了這種判斷，便覺得這件事是不外乎人情的。至少，我們可以從這一點上認識他愛底真誠，愛底專一，愛底熱烈而寄與以一種悲憫的同情。我曾說那些宗教家，道德家，法律家，無論怎樣給自殺者以為非為惡為罪的判斷，而我們對於自殺者中

的兩種，卻不能不反抗他們底斷案，而作例外的原諒的要求。其一，是食的問題的自殺者。我們設想有一個人，窮到謀生路絕，求乞無從，作賊不願，忍不住飢餓的時候，除了自殺以免除苦痛，更有那一條路可走？其二，是性的問題的自殺者。我們設想有一個人，選定了一個唯一的愛底核心，預備相互間作真誠的專一的熱烈的愛底創造；而不幸這個核心，竟爲第三者所奪。這時候覺得雖然活著，也是生趣毫無；那麼，以死殉愛，而出於自殺的一途，也非非人情以外的事。其實，這兩種自殺的慘象，有許多還是現代的宗教家，道德家，法律家所造成。他們不負這種造成慘象的責任，而反信口雌黃，作成謬妄的斷案，實在是絕不公平而且不近人情的事。所以我覺得於否認自殺論者底斷案中，不能不給上述兩種自殺者要求特赦。在這要求特赦的呈文裏面，對於性的問題的自殺者，除上述的理由以外，還可以提出一種特別的理由來給他們辨護。這一類的自殺者，往往以爲死了以後，可以將靈魂永遠依著唯一的愛人底左右，也可算是達到了愛底目的（其中以死表示離恨報復，

不是從愛出發的是例外了。其實，這話只是一種理想，未免太虛玄了。我以為因為失戀而死，是斷絕愛源的一種方法。在他們既然認定了這愛底核心是唯一的核
心，自然斷難割愛。因此有生一日，便一日不能割斷這一縷情絲；只有自殺以後，
把情絲底出發點消滅了，這情絲便不割而自斷了。所以這實在是一種斷絕愛源的方
法。行此方法，以免除自己的苦痛，和三角關係的糾紛，也未始不能算是適當的
呵。

總之，犧牲了自己的愛，去成全別人底愛，是超人的行爲；因為失戀而不得已
自殺以斷絕愛源，是人情以內的行爲而一方面犧牲了自己底愛，去成全自己唯一的
愛人底愛，一方面終歸於自殺以斷絕愛源，這卻是從超人的行爲而歸結到人情以內
的行爲了。

這一本五幕劇本紅玫瑰，是我底朋友李鴻梁先生所編，於五月間寄給我，而要
我給它做一篇序的。我不是藝術家，又不是藝術批評家，於編劇的藝術演劇的藝

術，可以說是完全外行，所以對於劇本底藝術如何，不敢——而且也無從——說些外行話來塞責。

現在我只能憑著上述的我底見解，來判斷這劇本中所創造的主人公紅玫瑰。這紅玫瑰很有點像活屍中的費低巫；不過費低巫是男性，而紅玫瑰是女性，費低巫是個弱者，不能立刻自殺，而紅玫瑰卻能立刻自殺罷了。至於他們在犧牲了自己底愛，去完成別人底愛的這一點上，卻是相同的。在這一點上，費低巫和紅玫瑰底行為，實在都是超人的行為。但是他們底最後，卻又都歸於自殺。這兩人底自殺，與其說他們是藉此犧牲自己底愛，以成全愛人底愛，不如說他們是藉此斷絕自己底愛源。試看活屍中的費低巫臨死的時候，對麗沙說：

『恕我沒有別法……讓你自由……這不是為你……是爲我……我早已……』

準備今天……』

這劇本中的紅玫瑰臨死的時候對靈真說：

我……我並非要你底感謝……因為我要顧全愛情，所以我不能不犧牲我底愛情。我不肯做愛情底讎敵，我更不肯讓我底愛人沈淪在絕望的深淵裏，所以我咬著牙齒把我底心一片一片地撕碎，拿我底心底碎片去補我底愛人底心痛。痛的創口。……但是我底心終究是碎了。唉！只要愛情完好，心就讓它碎罷。序現在我要戴上我殘萎的花冠，走進我最後的安息地去！」

所謂『這不是爲你……是爲我！』所謂『我並非要你感謝，……心就讓它碎罷。現在我要……走進我最後的安息地去！』這就是所謂自殺以斷絕愛源，藉此免除自己底苦痛，和三角關係底糾紛的行爲，是從超人的行爲而歸結到人情以內的行爲了。如果費低巫和紅玫瑰只是犧牲自己底愛以成全愛人底愛，而沒有最後的自殺，我們只能說活屍和紅玫瑰中所寫的是不合情理的超人底行爲。但是他們結果卻都歸於自殺，便可見這兩本劇本中所寫的並不是超人，而更足證明人畢竟是人，不能出乎人情以外，做超人是不可可能的了。

不錯，

愛確是人生生命底源泉；一個人假使沒有了愛，那麼，他底存在，不過和化石一樣地在空閒占了個位置罷了。

與其做化石，與其不願做化石卻之不能不跟隨化石一樣的生活，不如自殺！

一九二四年十二月廿二日夜，大白序於上海江灣復旦大學。

紅玫瑰目次

劉太白序

第一幕

第二幕

第三幕

第四幕

第五幕

紅玫瑰目次

劉大白序

第一幕

第二幕

第三幕

第四幕

第五幕

紅玫瑰

登場人物

靈真，畫家，二十餘歲。

紅玫瑰，名妓，二十歲左右。

蒲光，富翁，四十餘歲。

雲茵，蒲光的養女，十七八歲。

掃月，靈真的僕人，十五六歲。

醫生。

王二，蒲僕。

新發，蒲僕。

一第幕

台底右後方爲門，門內立畫屏，右前方說一畫架，上架半成的肖像畫一幅。台底左後方置一沙法，上方爲窗，外爲花園。沙法底後方垂一密色布幔，幔左前方底地上，擺一大瓶殘花和枯葉。

幕展

雲茵穿着破衣，斜倚在沙法上。靈真穿着畫衣，在畫架前作畫。

靈 你吃力嗎？

雲 還好，你呢？

靈 我倒不吃力，我恐怕你底腿坐酸了。我看還是休息休息罷！

雲 也好。（離開沙法。）

靈 （將畫幅立於大草瓶前，退後幾步，與雲並立看畫。）美極了！你穿了這件

破衣，愈加顯出你底美來了。像水上的明月，被微風吹破了一樣的美；像水

仙花上黏着了些雪片一樣的美。……真美！……我相信在美人身上，無論怎樣，都掩飾不掉她底美的！你看她底眼睛，多美呀！天上底星子……只能比她底靈敏；荷葉上的露珠……也只能比她底明淨。它們都不能有她（看伊底眼睛。）這樣熱烈的愛情的蘊存。你看她底小嘴，比那將要開的梅花苞子還要溫潤。你看她底頭髮，比乳羊底腹毛還要柔嫩。她是一切都比不上的呵！這布面上的我，已不是純粹的我了。已經與你的靈魂融化過的了。但是畫面以外的你，難道還沒有融化嗎？

雲 內心雖……（低頭）

雲 雖什麼？

雲 內心雖融化，但在客觀方面總還是你我兩個。

雲 那末我們……（擁抱）雲掙扎。紅玫瑰上，在屏後偷聽，臉上露出很難過的樣子，慢慢地退出。）

雲

（掙脫，奔至沙法上伏着。）

靈

（臉上現出很懊悔的樣子，走到沙法前。）很對不起你，請你恕我！這是我一時熱情底流露，所以把你底前約忘記了。因為愛情是冒險的，不顧忌什麼的。它要破除一切的一切，在千丈岩壁上，親那甜蜜的嘴。它抗拒一切不可抗拒的事，在人心中喚醒被一切壓倒的靈魂。從前人們，想了種種威嚇的，迷信的方法，想避免這不可避免的誘惑；但是不過是一種遮隔山林的霧氣罷了。或許在這種霧氣裏，反能增高它出於意料之外的力量，使他們的親嘴格外奇特些。愛情的路上的荆棘，就是蜜蜂尾上的毒刺。蜜蜂雖然有這可怕的刺，但她却能造出甜美的蜜。雲茵，你不要因為這可怕的毒刺，就把那甜美的蜜拋棄掉了！

雲

（微起）我並不是怕什麼，我是因為想要延長你的希望，保全你底幸福起見。我相信只有希望的道路上，能夠找到真的幸福。所以我們想增進我們底

幸福，應當延長我們底希望。滿足是缺陷底開始，在滿足的極峯上站住足的，除非是愚人。

靈 你底意思，我很懂得；并且非常感激你。但是這種思想，未免太偏於理想了。（坐在伊底身旁。）

雲 我並不是不承認滿足有相當的價值，不過它底價值，很容易消失的。剛才的事，不過是在愛情上的一種方式，一種手段罷了。倘若以這種方式為愛情底開始或終極，那末這種愛情，未免太單調了。至於想用這種簡單的動作，為鞏固愛情的一種手段，那就更拙劣了。這不過是愛情底一種偶然的遊戲，決不是愛情底要素。

靈 照你這樣說來，真正的愛情，在外表上不必一定要有一種表示？

雲 是的，但也不必一定沒有一種表示。火山裏的巖石，到了某種程度，它自然會噴射出來。到那時候，宇宙間的一切，都會融化在這熱烈的，糖飴似的流